

路

史

羅泌撰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帝王世紀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路
史

此 據 歷 代 小 史 本
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
僅 有 此 本

路史

初三皇紀

宋 盧陵羅 泌撰

事有不可盡究。物有不可臆言。衆人疑之。聖人之所稽也。易有太極。是生兩儀。老氏謂有物混成。先天地生而盪者。遂有天地權輿之說。夫太極者。太一也。是爲太易。列圉寇曰。有形生於無形。天地之初。有太易。有太初。有太始。有太素。太易者。未見氣。太初者。氣之始。太始者。形之始。太素者。質之始。氣與形質具而未離。曰渾淪。視之不見。聽之不聞。循之不得。故曰易。易無形埒。易變而爲一。一變而爲七。七變而爲九九者。究也。九變復而爲一。一者。形變之始也。清輕而濇者。爲天。濁重而墜者。爲地。冲粹而生者。爲人。天地網緼。萬物化醇。男女會精。萬物化生。而庶彙繁矣。雖然。治故荒忽。井魚聽近。非所詳言。而往昔載。讎。又類不融。正閏五德終始之傳。乃謂天地之初。有渾敦氏者。出爲之治。繼之以天皇氏。地皇氏。人皇氏。在洞神部。又有所謂初三皇君。而以此爲中三皇。蓋難得而稽据。然旣揄之矣。此予之所以旁搜旅。撫紀三靈而復著夫三皇也。渾敦氏之世。但聞罕漫而不昭晰。有不得而云矣。王充曰。古之水火。今之水火也。今之聲色。後之聲色也。鳥獸竹木。人民好惡。以今而見古。繇此而知來。千世之前。萬世之後。無以異也。事可知者。聖賢所共知也。不可知者。雖聖人不能知也。

中三皇紀

天皇氏

天地成位。君臣道生。粵有天皇。是曰天靈。望獲強尊。順贏三舌。驪首鱗身。碧虛禿楊。首出庶物。君有五期。寔司元化。歲紀攝提。樹元陣樞。以立易威。乘錄司契。無文不懷。乾曜道元。像符合氣。亭毒萬有。風行焱逝。靈書八會。自然洞神。玉券十華。人風真淳。體真得極。提名旋復。無門無旁。神連四奧。被迹無外。無熱之陵。三輔九翬。爲世億齡。

地皇氏

天皇氏逸。地皇氏作。出於雄耳。龍門之岳。鏗名岳姓。馬隄妝首。十一龍君。迭辟繼道。主治荒極。雲章載持。逮天協德。與地侔贊。太始之元。上成正一。不生不化。覆却萬物。得道之乘。立乎中央。神與化游。唯庸有光。鬼出電入。龍興鸞集。鈞旋轂轉。周而復匝。爰定三辰。是分宵晝。魄死魂生。式殷月候。諸治徑易。火紀周正。草榮木替。亦號萬齡。

伯陽父曰。泰百二皇。得道之乘。立乎中央。神與化游。以撫四方。是故能天運地帶。而輪轉無廢。水流不止。而與萬物相終始。然不曰三皇者。豈非泰皇之世。人道大備。非復二皇之代。故退首乎十紀。而不遂與二靈參邪。子故從之。別紀二靈。而返泰皇氏於九頭紀。

九頭紀

秦皇氏。

地皇氏逸。于有人皇。九男相像。其身九章。胡洮龍軀。驥首達腋。出刑馬山。提地之國。相厥山川。形成勢集。才爲九州。謂之九圍。別居一方。因是區理。是以後世謂居方氏。太平元正。肇出中區。駕六提羽。乘雲祇車。制其八土。爲人立命。守一得妙。人氣自正。爰役風雨。以御六氣。昭明神靈。光際無臬。挺桐萬物。無門無壽。以叶言教。爲天下谷。迤出谷口。還乘清冥。覆露六幕。罔不承命。道襄高厚。何德之僭。其所付畀。與人天參。雖良是仇。有佐無位。主不虛王。臣不虛貴。政教君臣。所自起也。飲食男女。所自始也。當是之時。天下思服。日出而作。日內而息。無所用已。頽然汜終。爲世之日。兩皇並隆。

有天地則有萬物。有萬物則有男女。有男女則有夫婦。有夫婦則有父子。有君臣。道也。昔者太極泮而渾敦氏職焉。渾敦氏逸。而有初三皇君。三皇射而二靈作。二靈後乃有十紀。其六在鉅靈氏之前。百七十有八姓。其四在鉅靈氏之後。三紀。五十二姓。而疏佗之紀。自黃帝始。其歲之遠近。置而勿論。可也。略條刺于右端。其一曰九頭。是爲一姓紀。則秦皇氏紀也。五龍。二是爲五姓紀。治在五方。司五類。布山岳。方是時也。世亟巢穴。日月貞明。蓋龍德而正中者也。漢世祠之。廣施攝提。三是謂五十九姓紀。太史公言。九皇氏沒。六十四氏興。六十四氏沒。而三皇興是也。謂六十四氏。蓋併五姓而言。而所謂三皇者。乃合維之三姓也。在漢皆隄。合維四。是謂三姓紀。教人穴居。乘蜚鹿。以理。連通五。是謂六姓紀。乘蜚麟。以理。敍命六。是謂四姓紀。駕六龍而治。

右古六紀在鉅靈氏前。

循蜚七。是謂二十一姓紀。自鉅靈氏而下紀也。因提八如辰放氏之衣皮。有巢氏之編董。遂人氏之出穴。皆因其變而舉之也。禪通九。是謂十有八姓紀。史皇氏之通封禪者十有八姓也。疏佗十。自黃帝氏而紀。自秦氏沒而嘗無君矣。其弓民也。聚生羣處。無君親之異。仁義禮智之所不用也。施報往來之所不行也。其有君者五紀。予不知幾氏矣。司馬貞曰。九紀之間。豈惟數千百載。三二十皇而已哉。而莊周之說。易姓而王。封泰山禪梁甫者。蓋七十有二代。其有形兆整堊者。千八百餘所。然則宇宙之端。握符登紀。爲萬物之主者。可勝記邪。予讀易大傳。而知天地之有初。嘗于僻邑荒村。悅見大古之俗。顧豈俟身親而後信哉。昔者成湯之間。夏棘曰。古初有物乎。夏棘曰。古初無物。今烏得物。使後之人而謂今之無物可乎。冉求亦問於仲尼曰。未有天地可知乎。仲尼曰。古猶今也。曰。然則昔吾昭然而今喑然。何也。曰。昔之昭然。神者先受之。今之喑然。又且爲不神者求也。祇禱新襲。虬蝨生之。州沼創出。蟲魚產之。一氣之易。萬物自見。故雖天地必有初也。而況於人乎。兩間之物。彼亦一無窮。此亦一無窮。豈以不接而遽蔑斷之哉。茲固存而不論。

循蜚紀。

鉅靈氏。

鉅靈氏之在天下也。握大衆。持化權。乘太極而躡灑淑。立乎無間。行乎無窮。揣丸變化而與物相弊。鐵出。

於汾隄。揮五丁之士。驅陰易。反山川。正流並生。神化大疑。惟無恆處。或云治蜀。蓋以其迹躡焉。

予既得丹壺名山之記。又得呂梁碑。獲逆帝王之世。乃知天未喪斯文也。丹壺書云。皇次四世。蜀山
僊魄六世。渾敦七世。乘戶十七世。皇覃七世。啓統三世。吉夷四世。九渠一世。循章四世。大巢二世。遂
皇四世。庸成八世。凡六十有八世。是爲因提之紀。倉頡一世。栢皇二十世。中央四世。大庭五世。栗陸
五世。麗運十一世。軒轅三世。赫胥一世。葛天四世。宗盧五世。祝融二世。昊英九世。有巢七世。朱襄三
世。陰康二世。無限六世。凡八十有八世。是爲禪通之紀。可謂備矣。而又有鉅靈氏。句彊氏。自句彊而
下。次譙明氏。次涿光氏。以次至次民氏。如下所敘。總曰循蜚紀。有號而無世。自是而上。亦惟有九皇
氏。地皇氏。天皇氏。又上而乃有盤古氏。基之渾沌之說。其言渾沌之初。所謂上無復色。下無復淵。爲
說甚繁。非足貽訓。故紉焉。自無懷降。所敘與名山記大同。此予之史篇所取濇者也。鉅靈之號。此世
所聞焉者也。遁甲開山圖云。鉅靈與元氣齊生。惟始氣之先者。又曰鉅靈胡者。偏得神元之道。造山
川。出江河。神化之宜。豈非鷗冠子之所謂尸氣皇者邪。予得是書。乃更爲之不疑也。然上之五紀。卒
寂寥而無詔系。不得而綴矣。茲亦可謂富也。謹闕之以俟。

句彊氏

譙胡氏

涿光氏

伯益之書有譙明之山。涿光之山。而俱載於北經。譙明涿光。信其爲繼治者。乃知邃古之事。非必無傳。特恨幽介弗之究爾。予觀於經。而信二書之足徵也。

鉤陳氏。

黃神氏。

黃神氏。或曰黃祿。黃頭大腹。出天參政。無易天生。無散大璞。按圖正端。是致天極。三百四十歲。拒神次之。號曰黃神。

拒神氏。

人皇氏沒。拒神次之。出於長淮。駕六蜚羊。政三百歲。五葉千五百歲。

犂靈氏。

東荒經有犂靈之尸。犂靈氏之尸也。以不壞。

於予之路史亦異矣。凡孔聖之未嘗言者。予皆極言之矣。予非好爲異也。非過於聖人也。夫以周秦而下。汜于今。耳之所納。目之所接。其駭於聽。發於睹。而聽之者愈悠悠也。是故莊周之徒。罵以作之意。以六經論語。其理備矣。顧且言之。吾見焦唇乾呃。而聽之者愈悠悠也。是故莊周之徒。罵以作之意。以起之。而後先王之道。以益嚴。然則予之所撫。正亦不得而不異爾。予悲夫。習常翫正。與夫氛氛日趨。於奇者之不可以虛言格也。於是引其暈而景者著之。此亦韓將軍學兵法之義。而蕭相國作未央。

宮之意也。雖然，詆詭亂惑，猶弗薦焉。覽者知夫讓王祛幽，漁父說劍之情，則吾知免矣。

大隗氏。

大隗氏見於南密，或曰秦塊。昔者黃帝訪秦塊於具茨，一曰大隗，蓋設於無垓坵之宇，而臺簡以游秦清者，後有隗氏、大隗氏。

鬼隗氏。

鬼隗氏，後有嵬氏、饒氏、剝氏、鬼隗氏。

奔茲氏。

秦逢氏。

和山者，寔爲河之九都吉神，秦逢司之於葦山之陽，出入有光，秦逢氏之神也。

子曰：鬼神之爲德，其盛矣乎！昔者宰我請問鬼神之名，子曰：氣者神之盛也，魄者鬼之盛也，合鬼與神，教之至也。故無鬼神，則鬼神之名不立矣。奈何季路之問事鬼，則曰：未能事人，既問死，則曰：未知生，說者往往以生死鬼神爲性命道德外事，有不可以致詰，而子路未可與言，故夫子不與之言。夫若是則，夫子既不誠於人之子矣。聖人之言，未嘗不自盡也。鬼神生死，人事之大，奚爲而不語邪？蓋能事人則能事鬼，知生則知死矣。生死者，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，而鬼神者，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，爾豈復外乎？雖然，神者天之徒，鬼者物之徒也。惟人之初，與天爲徒，孰不具此神哉？惟生之後，開閉

之不謹。而好惡之偏。適從而蔽之也。古之聖人。惟其然也。是故開天之天。而不開人之天。閉人之寶。而不閉天之寶。開天者德生。閉人者賊生。德生者陽明勝。陽明勝故識性用。賊生者陰濁盛。陰濁盛故物欲行。識性用則歸于神。物欲行則歸于鬼。歸于神者與天爲徒。歸于鬼者與物爲徒。亦天地之理也。今夫天陽而地陰。魂陽而魄陰。是故智氣歸天。而體魄則歸地。神陽而鬼陰。君子陽而小人陰。是故正直爲神。而儉險則爲鬼。德陽而欲陰。男陽而女陰。是故德盛成男。欲盛成女。禽陽而獸陰。老陽而釋陰。是故釋誤多毛。老誤多羽。君子於此。其可不惑又惑。而自墮於鬼物之區哉。

冉相氏。

冉相氏。得其環中。以隨成與物。無終無始。無幾無時。曰與物化者。一不化者也。此之謂真人。中之爲道。帝王之心。卽治天下之正道。而聖人所以示入德之大方也。自成世以來。未有不本是以爲政。而能馴致於太治者。蓋中也者。極之則世人之日月質的也。衆見之所宗。萬手之所會。理之至。義之盡。配天地而不可以復進。是故道得之而爲太一。天得之而爲天。一帝得之而爲帝。一帝一者。立乎環中。渾兮如有容。泊兮如未始。出其宗。而茫兮無所終窮。自伏羲氏以之傳炎。炎帝氏以之傳黃。無異付也。堯帝氏以之傳舜。舜帝氏以之傳禹。無異語也。降及湯文。伊尹周公。而中之所以爲變者盡矣。春秋之世。惟皇不極。而厥庶民亦失其所以保極之道。以故上慢下暴。王室如燬。數百千年。而不之復。則極之不建。其禍正如此也。嗟乎。臯謨箕範。中極之說備矣。此家所有也。大易之書。明言

中者五十有五。所不言者。否剝屯頤咸革賁遯明夷九卦而已。內之中六十有四。外之中亦六十有四。得其中。動罔不吉。失其中。動罔不凶。是故否剝之五。亦獲其吉。而復泰之三。不免乎凶。惟其中之不可失也。雖然。中庸之德。民鮮久矣。自漢諸儒。取過不及之說。類之孔伋之書。世遂泥於過與不及之中。求之亡其統矣。夫君子之於中。無過也。有不及而已。致廣大。極高明。夫孰得而過邪。冉相之道。茲其所以寂寥希闊而不繼之。豈不慙歟。聖人人倫之至者也。欲爲君。盡君道。欲爲臣。盡臣道。盡倫盡制。豈過不及之云乎。而彼僉者。附誠明。假權變。繳繞咕囁。以綢其姻。而濟其姦。豈惟無忌憚哉。其不至於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已矣。此予之所以贊冉相氏而爲中庸泚也。

蓋盈氏。

若水之間。禹中之地。有蓋盈之丘。蓋盈氏之虛也。

大敦氏。

雲陽氏。

雲陽氏是爲陽帝。蓋處於沙。亦著甘泉。以故黃帝以來。大祀于甘泉。云丹徒絳北者。非也。

遁甲經云。沙土之福。雲陽氏之虛也。可以長往。可以隱處。雲陽之山。在衡山之陽。只今茶陵之雲陽山也。予游衡湘道其麓。見山川之靈秀。土膏水沉。傍徨不忍去。亦意嘗有異人者。自之西首山阜。麗倚皆西面而北上。朝衡領矣。然放之皇甫紀。實爲少昊之封。雲陽氏之蹤。固在甘泉。甘泉之山。本曰

雲陽以故黃帝以來。每大祀于甘泉。則長沙之地。其亦爲始封乎。雖然。丹陽曲阿。亦秦世之雲陽領也。吳地記錄。曲阿。正秦代之雲陽領。太史時言東南有天子氣。在雲陽關。秦人於是發赭徒三千。鑿雲陽之北岡。曲之。因曰曲阿。則今之丹徒也。昔吳岑昏鑿丹徒。至雲陽杜野小辛間。而陳勳屯田。鑿句容中道。至雲陽西城。則今之破岡瀆也。故杜佑以丹陽爲古雲陽。而學道傳謂是茅山。若絳北之陽石者。非其止矣。載言之流。以爲僞者。蓋知其異也。

巫常氏。

秦壹氏。

秦壹氏。是爲皇人。開圖挺紀。執大同之制。調大鴻之氣。正神明之位者也。是故九皇傳授。以索其自然之所生。復自然之解。與天地之所始。昔者神農嘗受事于秦壹小子。而黃帝老子。皆受要於秦壹元君。蓋范無形。嘗無味。要會久視。操法攪而長存者。有兵法雜子。陰陽雲氣。黃冶及秦壹之書。兵法雲氣。書傳間出。而黃冶雜子。漢後不復見。其書言黃帝謁娥眉。見天真皇人。拜之玉堂。曰。敢問何爲三一之道。皇人曰。而旣已君統矣。又咨三一。無乃朗抗乎。古之聖人。盍三辰。立晷景。封域以判。邦國山川以分。陰陽寒暑以平。歲道軌以衛衆。交質以聚民。備械以防姦。車服以章等。皆法乎天。而鞠乎有形者也。天地有啓閉。日星有薄失。治亂有運會。陰陽有期數。賢愚之蔽。壽夭之質。貴賤之事。吉凶之故。一成而不變。類氣浮于上。而精氣萃于下。性發乎天。命成乎人。使聖人以爲之紀。是以聖人欲治天下。必先身之立。

權以聚財。募財以施智。因智以制義。繇義以出信。仗信以著衆。用衆以行仁。安仁以輔道。迪道以保教。善教以政俗。從俗以毓質。崇質以恢行。勤行以典禮。制禮以定情。原情以道性。復性以一德。成德以敘命。和命以安生。而天下自爾治。萬物自爾得。神志不勞。而真一定矣。予以叢爾之身。而百夫之所爲備。故天和莫至。悔吝屢戾。生殺失寒暑之宜。動靜戾剛柔之節。而貪欺終無所用。無乃已浮乎。黃帝乃終身弗遠。而天下治。其爲教也至矣。水火大淵之事。其所言哉。

予所敘古之帝王。其世治壽考。無以稽矣。計其年。皆不乏三數百歲。黃帝曰。上古之真人。壽蔽天地。蓋天真全。而天一定。不滑其元者也。又曰。中古之時。有至人者。益其壽命而強者也。亦歸于真人而已。蓋乘間維而基七衡。陵罔闕而隘八落者也。又曰。後世有聖人者。形體不蔽。精神不越。亦可以齡逾數百。雖有脩縮之不齊。亦時與數當。然未有不死者。釋氏有所謂無常。經云。天地及日月。時至皆歸盡。此言雖陋。以台觀之物。莫不有數。有類。故雖天地莫能逃。山亡川絕。郡陷谷遷。沙漠遺舊。海之蹤。厓險著。蟬贏之甲。晉殿破楹。昆明劫灰。則所謂地屢敗矣。土石自天。星殞如雨。或夜明逾晝。或越裂崩地。則天有時而毀矣。故曰。乾坤毀則無以見易。易不可見。則乾坤或幾乎熄矣。宛首亦曰。天地運度。亦有否終。日月五星。亦有虧盈。而況於人乎。奈何封君世辟。不知乎此。蔽於方士之言。以求不死。邈然而小者。亂貽天下。大者喪身失國。不可勝數矣。稽之其徒。初無是說。許玉斧言。黃帝鑄鼎以崩。葬橋山。莊周言老子之死。荼佚弔之。三號而出。而師曠亦謂周太子面色赤不壽。後三年而

死。孔子曰：惜哉！殺吾君也。是老子初無青鹿上陸之事。黃帝初無蒼龍高蹈之言。而子晉初無綵鳳空籥之語。皆方士之徒。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。亦自其教之害焉。且物壯不老。是謂不道。陰陽固有終變。偃佺千歲。老彭七百。亦必死而已矣。而荒君亂主。方僕僕信事之。以至於敗亂而終不悔。豈不悞哉。昔班生謂道家本出史官。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。然後知秉要以自守。清虛以自持。君人南面之術。而老君亦令冠謙盡去。三張僞法。盍氣穢事。謂大道清虛。顯以禮度爲首。豈有茲事。竊究其要。與世禮正詡翹。而尤以信行爲軌。軌初無不死之言。子貢有云：死生有命。而孔子亦曰：衆生必死。自古皆有死。使孔子而非聖人。則斯言爲不可信。予悲夫世主之甘心於其鬻瞽而不悟也。故博觀死生之際而極論焉。尙其曉然知之。而不蹈於悔也。

空桑氏。

空桑氏。以地紀。空桑者。堯鹵也。其地廣絕。高陽氏所嘗居。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。或云窮桑。非也。窮桑在西。小顛之居。若乃伊尹之生。其工氏之所灌。則陳留矣。

空桑在東。窮桑在西。歸藏啓莖云。空桑之蒼蒼。八極之既張。乃有羲和。是主日月。職出入以爲晦明。蓋指隅夷之地。故記孔子生於空桑。春秋演孔圖云。徵在游於大家之陂。夢黑帝謂己。汝產必於空桑。而于寶所記。徵在生子空桑之地。今名孔寶。在魯南山之穴。故孔廟禮器碑云。顏育空桑。空桑魯北。孔子魯人。故說者指云空桑。槩而言之。魯南山穴之說。正自戾矣。乃若其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

空桑則爲莘陝之間。伊尹莘人。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伊產空桑。空桑故城在今陳留。固非魯也。故地記言空桑南祀而北陳留各三十里。有伊尹林。而所謂窮桑則非此矣。拾遺記言窮桑者。西海之濱也。地有孤桑千尋。蓋在西垂少昊之居。梁雕之域。故周書嘗麥云。帝命蚩尤。宇于小顛。而遠游章句。西皇所居。西海之津。西皇者少昊之稱。而小顛者少昊之正字也。宜爲咸陽。故咸陽曰雲陽。而少昊一曰雲陽氏。雲陽縣今隸隴漢甘泉宮。卽武帝之太時也。顛頊繼少昊者。故世紀顛頊亦自窮桑遷商丘。事可知矣。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。釋例地名。乃云地闕。故顛達云。言魯北者。相傳言爾蓋以定四季傳。封伯禽於少昊之虛。逆之而樂史之所記。乃在曲阜。此又因預而妄之也。太昊在東。少昊在西。予旣言之。拾遺遠遊窮桑。旣在西極。則魯曲阜之說。得非太昊之虛乎。郡國志云。少昊自窮桑登帝位。非空桑也。

神民氏。

天地開闢。爰有神民。民神異業。精氣通行。都於神民之丘。一曰神皇氏。駕六蜚鹿。政三百歲。

倚帝氏。

都倚帝山。

次民氏。

次民氏。是爲次。是民次。是民沒。元皇出。天地易命。以地紀。穴處之世終矣。

丹壺之書。其不繆歟。今既闕着。而或者有不厭命歷之鼓。其亦有所來乎。胡爲而多盍也。貴人云何。子之好言古曰有是哉。今古一也。若以古爲見邪。苟況有言。詐人者謂古今異情。是以治亂異道。而衆人惑焉。彼衆云者。愚而無知。陋而無度者也。於其所見。猶可欺也。況千世之傳乎。彼詐人者。門庭之間。猶挾欺也。況千世之上乎。以心度心。以類度類。以說度功。以道觀盡。今古一也。類不辜雖義同理。故往緣曲而不迷也。五帝之時。無傳人。非無賢人。久故也。五帝之中。無傳政。非無善政。久故也。虞夏有傳政。不如商周之察也。而況次民。倚帝之時乎。以今觀今。則謂之今也。以後而觀。則今亦古矣。以今觀古。則謂之古。以古自觀。固亦謂之今也。古豈必古。今豈必今。植自我而觀之。千世之前。萬世之後。亦不過自我而觀爾。傳近則詳。傳久則略。略則舉大。詳則舉細。愚者聞其大。不知其細。聞其細。不知其大。是以文久而感威。節族久而絕。曷古今之異哉。

右循蜚紀二十二氏六十餘世。

因提紀。

辰放氏。

辰放氏是爲皇次屈。渠頭四乳。駕六蜚麋。出地郭而從日月。上下天地。與神合謀。古初之人。卉服蔽體。次民氏沒。辰放氏作。時多陰風。乃教民擗木茹皮。以禦風霜。絢髮鬪首。以去靈雨。而人從之。命之曰衣皮之人。治二百有五十載。